

四天

□李少京



阳光照进屋里,映射到了脸上,带有一丝丝的暖意,很温柔,又是阳光明媚的一天。看了下表,时间尚早。享受着空气中久违的温度与清香,只觉得浑身懒洋洋,好不惬意。发自内心的声音:今天真是个好天气呀!

说话声从远处传来,闻声望去,几名妇女拿着锄头奔着田地走去。不禁思忖,今天是个什么日子?慌忙穿鞋追出去。到了地头,发现男人们早已开着拖拉机在田地里翻地,女人们拿着锄头,翻动着边边角角的硬地面。伴随着周围淡出的绿色,繁忙的春耕开始了。

翻地、施肥、播种,待一切完成后,伴随着太阳落山的脚步,百姓们回到家中,期盼着种子迎来第一场春雨。老百姓们相信天,春雨会给种子扎根的动力,这是百姓们的希望,带着希望进入梦乡。

透过窗,望着民房的灯光灭去,我也进入梦乡。睡梦中,天地一片翠绿,微风过去,迎来阵阵清香。突然,一道火光照射到脸上,猛地睁开眼,发现今天的阳光,格外热烈。炙热的烘烤,使得我大汗淋漓。随着窗外一片谈话声,我发现百姓们戴着草帽、扛着小锄已经往家里走去。我是不是错过了什么?于是,穿好衣服,顶着烈日,出去寻找答案。

地头大树下,有还没回家的人,上前询问。

“天太热了,所以我们赶在太阳出来前,把地里的杂草除掉。太阳出来,温度升起来后,我们再回家吃早饭。”

闲谈后,我望着地里深绿色的庄稼,感受到它们充分吸收阳光以及地里的营养,促使自己变得更壮。天气炎热,在太阳升起前,百姓们便工作完毕,如此一来,空闲时间便多了许多。早饭过后,村口的大树下坐满了人,乘着凉,拉着家常,即便太

阳落山也阻止不了他们的闲谈。一阵微风吹过,热气散去,百姓们这才返回家中,简单洗漱后,沉沉睡去。

第三天醒来后,阳光变成了金黄色。温柔的阳光带着一丝寒意,中间夹杂着干草的气息。老百姓开着拖拉机,拿着镰刀向地里走去。玉米已经成熟,等待着被收获。

男人女人齐上阵,收割棒秸、整理玉米,太阳落山前,开着拖拉机,装载着满满的收获,装载着来年的希望。家里的储藏仓很快堆满粮食,饱满的颗粒、金黄色的外衣,每一颗都显得格外诱人。人们的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,有那么一瞬间,每个人都忘记了烦恼。而我,则用相机拍摄着眼前的这一切,用笔记录着美好。

守着丰收,每个人的梦都是甜的。

今天外面的风很大,寒意十足。太阳似乎也被这寒意冻得不想露头,好一会儿才为雪白的大地撒下微弱的阳光。但这点温暖,不足以抵御寒风呼啸。

望着窗外,很难见到百姓的身影。许久后,炊烟升起。待到正午时分,寒风渐小,才见几位老乡在广场上晒太阳。

闲谈中,老百姓讲道:“粮食收完了,换了钱。现在天气冷,也不愿意活动。活动量少了,吃得就少了。一天吃三顿饭,消化不了,总是长肉。索性改成两顿,还省事。白天没事就晒晒太阳,或者打打牌。毕竟年底了,该享受享受了。”

傍晚时分,一大群年轻人从村口下了车,带着各种各样的行李,简单地互相道别后,奔着自己家中走去。隐约中,仿佛听到了从屋里传出来的欢笑声。待天色彻底暗去,村庄依旧灯火通明,一年一次的团圆饭,此刻,正在上演。



李少京

男,1992年生于承德,承德市作家协会会员。先后在《燕山》《乡村精短文学》《生活短笛》等报刊发表多篇作品。

■创作谈

生活中发现真善美

□李少京

2021年5月,我光荣地成为丰宁县土城镇榆树沟村驻村工作队员,开启了驻村帮扶工作。两年间,榆树沟村成了丰宁县第一个脱贫的深度贫困村。再加上后期一系列的帮扶措施,榆树沟村已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而当我正式入驻村里,同百姓们近距离接触时,我发现老百姓虽然生活好了、钱包鼓了,但那种朴素、热情、简单却一点也没有变。与此同时,即便是再好的生活条件,土地对于老百姓来说,依旧是不可分的。

每一天,我都在观察记录老百姓的神情与变化。通过一年多的接触,我发现老百姓每时每刻都在和土地打交道。通过帮扶,最多的也只是起到引导。而真正使百姓们脱贫的,更多的源自于自身的勤劳与生活的规律以及精神层面的认知,我想,这才是帮扶真正想要看到的结果。现如今的百姓们虽然依旧过着春耕秋收的日子,但眼神中的空洞早已荡然无存,更多的是对生活的追求与希望。

李白之傲(节选)

□兰风雨

喜欢诗,则仰慕李白。不喜欢诗,亦仰慕李白。仰慕者众矣,十之八九是为李白之傲所折服。何故?大傲也。李白之傲得之天地,发乎山水,成之大唐,泽被后世。盖因由傲生狂,由狂生异,由异而生仙气,飘然不群,可谓李白诗歌之源头也。

李诗绚烂至极,气象万千,舞醉笔而喷日月,衔高山而吞大江。杜甫诗云:笔落惊风雨,诗成泣鬼神。为我中华有诗以来第一高峰。千余年来,诗者泱泱,无人能及。余光中说:酒入豪肠,七分酿成了月光,余下的三分啸成剑气,绣口一吐就是半个盛唐。然又何止半个盛唐!天地悠悠,岁月成诗。那一尊傲骨,那一片风月,竟自超越时空成为永恒。

君不见,李白之傲天上来。天才李白,大傲至伟。天之高,以状情怀,大傲是也。

大傲之人,其貌有异。“天为容,地为貌,不屈己,不干人。”此李白自画像也。口气之大,异乎凡人,然世人皆以为是。魏颢《李翰林集序》有云“眸子迥然,哆如饿虎,或时束带,风流蕴藉。”其意为李白双目炯炯,喜则纵情大笑,怒则肆意咆哮,安静时则温文尔雅。貌为心相,大傲致焉。

大傲之人,其志高远,非天地可容也。李白以庄子《逍遥游》中大鹏自喻,昭告天下:“大鹏一日同风起,扶摇直上九万里。假令风歇时下来,犹能簸却沧溟水。”李白要建功立业,要实现“愿为辅弼,使寰区大定,海县清一”的伟大抱负。为此理想,一生奔波,终而不得。“大道如青天,我独不得出。”山崩海啸之呐喊!其内心之苦闷、压抑,令人不得喘息。然李白并未消极避世,更未曾靠斗鸡走狗等歪门邪道取悦权贵,其志向之高洁如大雪青松,绝不随波逐流。虽经两次挫折,依然我行我素,坚定执着于现实理想。57岁仍上书朝廷举荐自己。“文可以变风俗,学可以究天人,一命不露,四海称屈。”直至公元762年,大病将及,壮志未酬,作《临终歌》以为绝笔。大鹏展翅飞翔而半空摧折,无尽之意如大江东流。壮哉伟哉!

大傲之人,其心光明。傲者虽于性情使然,却有伟伪之分。伟傲者,内心光明通透,譬如日月。心有所念,念之苍生。天地昭昭,冠绝人伦。李白一生,正如王阳明先生所说“此心光明,亦复何言”。伪傲者,内心猥琐存私,对上谄媚,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。对下傲踞,牛逼哄哄,唯我独尊。为人处事因利而交,利尽而散。此傲彼傲,天壤之别。大傲至伟,高山仰止。天赋其傲,舍我其谁!

君不见,李白之傲谦中来。坦荡君子,大傲至谦。傲和谦,本是对立之两极。却也相辅相成,互为因果。谦为万傲之宗,大谦才能成就大傲。曹丕在《典论·论文》中说“文人相轻,自古而然”。李白非也,轻王侯而重文友。心雄万夫之人,谦态可仰。

公元728年春,江夏。黄鹤楼上,望江天一色,无限风情,李白诗兴大发。忽见崔颢题诗“昔人已乘黄鹤去,此地空余黄鹤楼。黄鹤一去不复返,白云千载空悠悠。晴川历历汉阳树,芳草萋萋鹦鹉洲。日暮乡关何处是,烟波江上使人愁。”不禁叹道“眼前有景道不得,崔颢题诗在上头”。于是乎断然搁笔,甘拜下风,心悦诚服。光明磊

落,大气自然。实乃大傲之真谛也。

“我爱孟夫子,风流天下闻。”如此直白,如此热烈,直言其爱,使人于温暖之中。其态度之鲜明,胸怀之纯净,将李白大傲之心映衬得非常好看。李孟之交,何言相轻?闲人曰:孟浩然可谓前辈,声名显赫之时,李白羽翼未丰,有仰慕追随之意,自然谦恭。然李杜关系又当如何?堪称千古佳话。李白年长十一岁,红紫之时,杜甫初出茅庐。此等不对称之关系,李白并未以老大自居,而是一见如故,亲如兄弟。“醉眠秋共被,携手日同行。”多么美好的欢聚,诗酒流连,风轻草绿,每个日子都那么明亮。然行笔至此,我鼻子一酸,竟自淌下泪来。诗在酒里,远方呢?远方在哪?是大鹏折翅还有老病孤舟。也许这就是他们友谊的根基。诗仙诗圣,两座高峰。没有华山论剑,没有互相猜忌,没有因傲生隙。而是互相牵挂,惺惺相惜,为你欢喜为你忧。两个最牛之人,干了一件最牛之事。为千秋万代文坛之睦做足了注脚。

君不见,李白之傲真中来,至真之人,大傲至狂。诗风飘逸,傲气云天,是李白诗词特色之最。然其诗魂何为?笔者认为,其魂为真。如无真性情,傲者必虚,则无诗文之狂。真者,天性也。我们常称之为玻璃人,一看就透。不用猜度,不费琢磨,一颗心坦然外露。正像他在《金乡送韦八之西京》中所写“狂风吹我心,西挂咸阳树。”此时,李白在东鲁,而他心心念念的是长安,是理想。一颗赤裸裸的心,就挂在长安的树上,像一颗熟透的柿子,至真至纯,天地可鉴。

事实上,这颗心一直泡在酒里。不是麻醉,而是激愤。其狂傲无以复加,其愁思海天茫茫,其无奈忍无可忍。于是乎海海腾腾,惊涛拍岸,卷起万丈狂澜。杜甫诗云“李白斗酒诗百篇,长安市上酒家眠。天子呼来不上船,自称臣是酒中仙。”一个诗酒成命,率性而为的李白呼之欲出。什么君臣之道,皇命王权,高兴应之,不高兴醉之,天子又当如何?在李白这里,圣人天子,俱是杯中之物,喝则喝之,泼则泼之。“弃我去者,昨日之日不可留。乱我心者,今日之日多烦忧”。其狂傲之态石破天惊。然而,在这狂傲的背后,是那颗无处安放的心灵。面对难于上青天的理想之路,苦闷,挣扎,浩叹!英雄之难,无以排解。来吧,喝酒!

“花间一壶酒,独酌无相亲。举杯邀明月,对影成三人。”一人喝酒,无亲无友。上有明月相陪,下有影子作伴,饮之歌之,舞之蹈之。令人心酸之至!此乃天下饮酒最高之境界,最凄美之画面,非至真之人不能为之。这哪里是在喝酒,分明是真情告白,酒入愁肠,独而不孤。天下人远之,独与天地相往来!

(全文见《沧州作家》公众号)

兰风雨

爱好文学尤其喜欢诗词,多首作品在《人民日报》《无名文学》等报刊发表。曾出版诗集《诗路花雨》。

新生代

老作家